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九十目錄

張九齡八

請郊見上帝議

駁宋慶禮諡議

應道侔伊呂科對策第一道

並問

第二道

第三道

上姚令公書

答嚴給事書

與李讓侍御書

集賢殿書院奉敕送學士張說上賜燕序

陪王司馬宴王少府東閣序

益州長史叔置酒宴別序

景龍觀山亭集送密縣高贊府序

歲除陪王司馬登薛公逍遙臺序

餞宋司馬序

送幽州王長史赴軍序

韋司馬別業集序

別韋侍御使蜀序

獅子贊序

鷹鵠圖贊序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九十

張九齡八

請郊見上帝議

伏以天者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主必有郊配之義蓋以敬天命報所受也故於郊義則不以德澤未洽年穀未登凡事之故而闕其禮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謂成王幼沖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可廢也漢丞相匡衡曰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又云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事且逆於禮故春秋非之臣謂衡仲舒

古之知禮皆以郊之祭所宜先也陛下紹休聖緒於今五載既光太平之業未行大報之禮考之於經義或未通今百穀嘉生鳥獸咸若夷狄內附兵革用弭乃怠於事天恐不可以訓願以迎日之至升紫壇陳采席定天位則聖典遵矣

駁宋慶禮諡議

慶禮在人苦節爲國勞臣一行邊陲三十年所戶庭可樂彼獨安於傳遞稼穡惟艱又能實於軍廩莫不服勞辱之事而匪懈其心守貞堅之規而自盡其力有一於此人之

所難況營州者鎮彼戎夷扼喉斷臂逆則制其死命順則
爲其主人是稱樂都其來尚矣往緣趙文翽作牧馭之非
才自經墮廢便長寇孽故二十年閒有事東鄙僵屍暴骨
敗將覆軍蓋不可勝紀大明臨下聖謀獨斷恢祖宗之舊
復大禹之迹以數千之役徒無甲兵之強衛指期遂往稟
命而行於是量畚築執礮鼓親總其役不愆所慮俾柳城
爲金湯之險林胡生腹心之疾蓋爲此也尋而罷海運收
歲儲邊亭晏然河朔無擾與夫興師之費轉輸之勞較其
優劣孰爲利害而云所亡萬計一何謬哉及契丹背誕之

日懼我犄角之勢雖鼠穴自固而駒牧無侵蓋張星彼都
繁賴之力也安有踐其跡以制其實貶其諡以徇其虛採
慮始之謗聲忘經遠之權利義非得所孰謂其可請以所
議更下太常庶表行之迹可尋易名之典不墜者也

應道侔伊呂科對策第一道

並問

問興化致治必俟得人求賢審官莫先慎舉聖朝受命於
今百齡堯封比屋魏網斯頓史曹之職衡鏡攸歸歲時調
集士踰累萬借使崔毛重起裴樂復存觀貌察言且猶未
暇考行徵實其可得乎若遠循漢魏之規復存州郡之選

卽務辭會府權歸外臺牧守之明何法能鑒變通之要厥
路奚由文武之道並用無偏軍旅之制事宜經遠而越騎
飲飛皆出畿甸丁年負甲耆日釋戈亡歿蓋多軍容每闕
今欲均井田於要服遵兵賦於革車恐習俗滋浚慮始難
就揆今酌古其衷若何且惠在安人政惟重穀頃承平旣
久居泰易盈編戶流亡農桑莫贍精求良吏未之能補遂
其寬施則莫懲遊食峻其科禁則慮擾疲人革弊適時應
有良術子等並明於國體允應於旁求式陳開物之宜無
效循常之對

對嗣魯王道堅所舉道侔伊呂科徵仕郎行祕書省校書郎張九齡伏覽睿問大哉國體九品流弊嘗所懜焉幸因對揚庶言其可古者諸侯貢士司徒論士必講禮觀能鄉舉里選故十五十八之歲大學小學之節誦習以時教化以禮則孝悌之行可知於鄉曲政事之業可升於國朝先王務教此其大者及周道旣衰斯文將喪秦氏滅學唯力是親仁義大壞俊造亦亾漢高以馬上非禮復修三代之事魏武以軍中是務權立九品之儀後代因循莫能改作紛紛橫調滔滔皆是天下公器可謂傷心伏惟陛下神啟

睿圖天佑明德物不終否故受之以泰弊不遂極乃鼎之
以新滌瑕蕩穢今其時也伏願圖之夫正其本者萬事理
勞於求者逸於使豈有大明御宇慮此假權之人循良擇
人安得謝恩之議是則外臺會府眞若滿於貯中濟理適
時復何殊於掌上者也且有備無患亡戰必危是以振旅
芟舍之儀羽林欽飛之衛漢家徵選咸出五陵周制供王
不踰千里此以均其遠近會其中正王者之制豈虛乎哉
必開井賦於要服俾裒益於畿甸雖經始之規何施不可
而圖遠之業猶願勿遵且將振九品之類綱維百王之絕

略使官有位次資有等衰才苟不侔時所勿取使夫能者
代上帝之理議者息高門之談吏精其心人享其利流庸
不日而來復耕桑何憂乎不稔動之斯應綏之斯來若惟
作法於末途非救弊之本意盛德大業孰與歸乎某怖慄
塵埃棲棲非得言之地慷慨禾莠惓惓因獻策之時何敢
望焉盡心而已謹對

第二道

對王道務德不來不強臣霸道尚功不伏不偃武此勞逸
異數得失可名故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是時漢武

事胡豈比重華之于羽秦皇戍越奚擬公劉之橐囊雖古
人有言引之者有同於河漢而王者大化行之者必本於
唐虞不亦然乎此則開基之大者也國家因已有之地廣
無私之仁犬戎卽敘肅慎入貢若力不能救豈惟桓公之
恥征在其蘇是必成湯之怨然而春秋所貴惟義所在內
諸夏而外夷狄此明中國恐弊不興異域之功下人苟安
何惜救兵之舉則知弔伐之義隨時之道也今頗彫弊抑
非其時至如守塞則候應之言爲得斥地則蒙恬之弊可
知前事昭昭足爲明戒者也必欲繫單于之頸裂匈奴之

肩奚霽背恩受制於北虜小人發憤請議于東征謹對

第三道

對伏惟殿下德成問安教存齒學則孝悌之感元良之貞
詠子衿之詩義形乎辭真吾君之子也天下幸甚幸甚伏
以化憑於勢聲若順風之遠感因於時德甚置郵之速則
何草不偃何心不應而曰未能動俗殿下之至謙也尚何
術之務而捨此乎今又降意微言徵諸墜典至如黃帝斲
木蓋取諸意文王演卦乃言其象雖成象之時不同而得
意之言一也周公制禮夏正得天縱損益可知而因循不

改去聖既遠禮經殊殘遺文苟存羣儒紛糅故喪服異制
諸家殊軌故王肅之旨約情以斷鄭元之言引經取決呂
氏因封侯之餘俗採禮官之舊儀故戴聖採十二紀之首
爲十二月令存周之典其故匪他仲尼以尊魯而取美於
頌穆公以尊周而見序於書左氏以艷富稱誣穀梁以文
清爲婉范甯序事其義則詳樂書因秦而遂亡空有河閒
之制夾氏在傳而不見惟餘班固之說謹對

上姚令公書

月日左拾遺張九齡謹奏記紫微令梁公閣下公登廟堂

運天下者久矣人之情僞事之得失所更多矣非曲學之說小子之慮所能損益亦已明矣然而意有不盡未可息區區之懷或以見容亦猶用九九之術以此道也忍棄之乎今君侯秉天下之鈞爲聖朝之佐大見信用渴日太平千載一時胡可遇也而君侯旣遇非常之主已踐難得之機加以明若鏡中運如掌上有形必察無往不臻朝暮義軒之時何云伊呂而已際會易失功業垂成而舉朝之眾傾心前人之弊未盡往往擬議愚用惜焉何者任人當才爲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曩之用才非無知人之

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所能也
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苟附及不輕受就而
厚之因而用之則禽息之首爲知己而必碎豫讓之身感
國士而能漆至於合如市道廉公之門客虛盈勢比崔羅
廷尉之交情貴賤初則許之以死殉體面俱柔終乃背之
而飽飛身名已遂小人恒態不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
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
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情結笑言談生羽翼萬事至廣
千變難知其閒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君侯或棄其所

短收其所長人且不知溪旨之若斯便謂盡私於此輩其有議者則曰不識宰相無以得遷不因交遊無以求進明主在上君侯爲相安得此言猶出其口某所以爲君侯至惜也且人可誠感難可戶說爲君侯之計謝媒介之徒卽雖有所長一皆沮抑專謀選眾之舉息彼訕上之失禍生有胎亦不可忽嗚呼古人有言禦寒莫若重裘止謗莫如自修修之至極何謗不息勿曰無害其禍將大夫長才廣度珠潛璧匿無先容以求達雖後時而自寧今豈無之何近何遠但問於其類人焉廋哉雖不識之有何不可是知

女不私人可以爲婦矣士不苟進可以爲臣矣此君侯之度內耳安用小人之說爲固知山藏海納言之無咎下情上通氣用和洽是以不敢默默而已也願無以人故而廢其言以傷君侯之明此至願也幸甚幸甚

答嚴給事書

自出江郡慰誨累及情義已積昆弟無喻人生相知可謂厚矣僕方請歸養從此告辭會面無期所懷當盡故復累而言之耳凡爲前相所厚者豈必惡人耶僕爰自書生燕公待以族子頗以文章見許不因勢利而合但推獎之日

不量不才引致掖垣有負時議然則初有超拔豈由本心
嗷嗷之口曾不是察既不稱其服又加之讒閒負乘致寇
幾於不免當此時也若無所容以孤特之身處背憎之地
自怪既往何幸而全追想寒心怵怵發悸嚴子足下不意
而然旣而遠出猶有餘釁巧言潛搆期僕傾危故使者之
來怒於心而色於事賴於自慎幸且無咎不者吹毛洗垢
求其痕疵勢窮力屈將無控告未始怯事也有爲而然以
故春中有書薄言求庇足下猶不諒此意以爲汲汲於聲
名而乃約以莊生之言博以東山之法曉導精至誠故人

之情向之所防有異來旨彼二教者忘情滅識無有纏愛
故福至不喜禍至不憂今僕養親豈復割離恩愛直措心
於此地哉正欲惟疾之憂全身遠害故雖在小小敢不兢
兢至如自放身心雖復懵昧幸受教於君子亦聞道於古
人豈不能少有所適方復屑屑於毀譽之際也管仲嘗三
戰三北而鮑子不以其爲無勇以其有親足下寧不我知而
有此誨且往者不自量力因緣小技蹶躓于進荏苒歷年
固以爲運屬盛明朝多君子義能容物而忘其孤陋則不
知弊帚之貴末路多艱今專典一州蓋幸遇已甚而平生

萬事爲寒暑所移雖忝簪纓若墜泉壑者耳誠恥令名之不副寵章也昔賈誼才僭管晏言則霸王名重漢廷官止梁傳班固猶云未爲不遇況僕擬非其倫遇已過彼顧多慙色豈敢怨而更求歟足下知心當明義有所在耳尊者慈愛諸下懷寧本鄉不欲隨官重有離別春秋高矣晨昏久違僕豈復規規然徼無妄之福在悔慙之動而迫無所恃單子獨立萬一蹉跌或遠庭闈朝心不開暮髮盡白行已五十獨不知命是以冒死抗疏乞歸侍藥一則潔膳以展下情二則辭滿而無貽憂周易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

空下蓋取此義亦自卜者審也顧恨上負明主邱山之恩
未有涓塵之答下愧知己契獎之力卒無如言之效又平
生不飾小節苟取虛名使吠聲之徒退有後議竟未獲盡
展所有之用以塞罔極之譏碌碌而歸不能不耿耿耳古
人有從所好者僕亦有心庶承顏之餘放性自適軒冕之
事亦云儻來林澤之間聊足散慮縱絕後望亦了一生何
必崎嶇不平齟齬求入然後爲得也去矣嚴子勉事聖君
儻存平仲久要之言無惜詩人金玉之問幸甚張九齡白

與李讓侍御書

李公足下夫心以義持公爲時出雖冥冥入窮神之奧鬼
莫我窺而恟恟自眾人之口通者誰惑何則我有獨見之
明物無浮言之信亦猶太阿之劍犀角不足齒其鋒高山
之松霜霰不能渝其操斯豈非愛惡則物之相背而終始
則我之不移且如明公義貫心靈人推正直遂乃雄飛清
憲高步等夷向若見不決於明濟不兼於物終然獨善而
已何自致之若是乎如此則明公獨運之機以獲當仁之
利固人情之可恕何橫議之能干昨所造次下風求爲從
者亦望心與道合申一言而取容人以義圖輕千駟如脫

疑則不意制以形骸之外拘於牙齒之間蓋下慎閉門而公奚措意夫國家所以歷試官序推擇士林雖因時買利之夫猶能變節而服義亡軀之意奚遽生疑此亦人言亦何害歲寒之取效然明公所以不容左右誠非克堪固當別有嚶鳴如爲蛇足而以爲家屬在彼用防未然旣明公之慮極精微亦下官之心懷感激何者至如中朝著姓連姻華族及夫委以鈞軸綜其條流而朝廷豈可南求僭耳之酋北取旄頭之虜必佇異方之任乃無內顧之私者耶故知事有是非公無遠近昔如祁奚之舉子不避其親齊

人之爲盜固在於楚是以爲善在已執一心之旣定詭道
從時乃千人之所指然下官所以勤勤自致其功靡他正
以居本海隅始無朝望昔遇光華啟旦朝制旁求誤登射
策之科忝職藏書之閣又屬朝廷尚義端士相趨復以無
依見容不時弃置所以遲迴城闕感激身名未甘田里之
平人所慕君親之大義而才能不急時用無施俸猶擬於
侏儒舉未優於儲待所以饑寒在慮扶持增遙而慈親在
堂如日將暮遂乃甘心附麗乘便歸寧不然則命非飲冰
幸安中土又安能崎嶇執事之末還無一級去且二年願

明公審圖彼人向者何爲嗚呼忠信獲戾古人之言惟教
義之所矜乃譏嫌之見及恨不能隨肝嘗膽徇知己以求
申而飲氣吞聲負當年而歎息庭闈眷戀行路屏營斯薄
宦之所嬰念勞生之有役望美高傳何嗟及矣炯炯式微
心爲誰矣轉當側聽妙選用息鄙心心之有懷言不能盡
某再拜

集賢殿書院奉敕送學士張說上賜燕序

集賢殿者本集仙殿也上不以惟睿作聖而猶垂意好學
用相必本於經術圖王亦始於師臣及乎鴻生碩儒博聞

多識之士自開元肇建以迄於今大用徵集煥乎廣內而聽政餘暇式燕在茲忠臣嘉賓得盡心之所聰明文思有光被之德故下以道親上亦歡甚卽於御座爰發德音以爲候彼神人事雖千載傳於方士言固不經遂改仙爲賢去華務實且有後命增其學秩是以集賢之庭更爲論思之室矣中書令燕國公外弼庶績以奉沃心之謀內講六經以成潤色之業故得出入華殿師長翰林惟帝用臧固天所賴拜命之日荷寵有加降聖酒之疊頒御廚之膳食以樂侑人斯德飽時有侍中安陽公等承恩預焉學士右

散騎常侍東海公等攝職在焉或禹稷大賢或泉雲諸彥
文王多士周室以寧武帝得人漢家爲盛而高視前古獨
不在於今乎咸可賦詩以光鴻烈

陪王司馬宴王少府東閣序

夫道行與廢命也非謀之不臧命通與塞時也豈力之爲
弊古之君子推其分養其和仲尼得之以絃歌傳說因之
以版築至若詩有怨刺之作騷有愁思之文求之微言匪
云大雅王六官志其大者司馬公引而申之謫居何心不
欲賈生之投弔窮愁非我安用虞卿之著書嘗以風月在

懷江山爲事簿領何廢形勝不辜旣好樂而無荒亦上同而不混迨乎倚層閣憑華軒川澤清明上懸秋景岑嶺迴合下帶溪流聯草樹而心搖際烟氛而目盡茲邦枕倚是日登臨豈子虛之過詫誠仲宣之信美物色起殊鄉之感誰則無情而道術得異人之資吾方有遣於是旨酒時獻清談閒發歌滄浪以放言詠蟋蟀而傷儉蓋古人之作者豈異於斯盍賦詩以揚其美

益州長史叔置酒宴別序

天子建五長守四方內以承衛京師外以攘却戎狄則有

持其節制未十年而歷踐撫其封疆旣一行而寧輯盡在
我叔父備聞於朝廷昔者吉甫是欽仲著孝友之德楚子
所畏趯在諸侯之選世有實績今以美濟俾我張氏鬱彼
士林以媚於一人以正於四國豈非德能光大謀必變通
思古人之獲心施君子之不器所以前拜小司馬兼擁旄
於五命今爲左常侍仍總戎於三蜀軌模素遠綽有先路
之風聲車服載馳光被上軍之禮命莫不文茵暢轂淑旂
綏章嘽嘽皇皇途將出於華陽威已疊乎夜郎是時也四
序鱗次屬當春夏之交千里草長有懷原隰之往乃闢軒

宇邀賓寮自髦士而及同姓由金華而下建禮或交以道
合豈徒肆好之風或情以族親所謂宗盟之義龜組交映
肴敕駢羅而聲欲成文發中堂之絃管志在擊節感四座
之衣冠必名義而爲言雖聚散而何有酒酣相顧驪歌乃
作白日西下求壯士之翻車青山南登愛忠臣之叱馭凡
我明懿賦詩餞行

景龍觀山亭集送密縣高贊府序

景龍東山初主第也始其置金榜築鳳臺窮土木之功極
岡巒之勢議與磐石同體造化較力何其壯哉自吾君茅

茨不翦采椽不斷旣抑華而務實將設教以垂範以故平
陽化焉罷歌舞於其地麻姑見者變桑田於此時所謂長
女之宮鬱爲列仙之館其後嘗有好事以爲勝遊今日芳
辰攜手接袂往往而在祇取樂焉高十官雌伏都畿星言
至止聞殊庭之可尚召嘉客以相歡徒觀其匠幽奇宅爽
塏十里九版豈惟梁氏之作千巖萬壑宛是吳中之事青
林修聳而垂綵綠蘿蒙籠以結陰清流若鏡下照金沙之
底雜花如錦傍緣石菌之崖則可以藻飾形神揮斥氛滓
相顧風塵之表無負雲霄之槩旣而東主西賓酒酣樂闋

聚必有散匪伊廩鹿之羣往而不返固亦山林之弊高公
乃振衣而起舉盃有屬却計送人出長安之東道退思征
馬向洛陽之南阡雖暫勞於州縣迫於簿領方欲厭於承
明資其騫躍夫如是相知意氣何恨此離盍賦詩焉以贈
行者

歲除陪王司馬登薛公逍遙臺序

故郡城有荒臺焉雖層宇落構而遺制巋然邑老相傳斯
則薛公道衡之所憩也薛公不容隋季出守海隅豈作臺
榭以崇奢蓋因邱陵而視遠必有以清滌孤憤舒嘯佳辰

寄文翰以相宣仰風流而未泯今司馬公英達好古清譽
滿時迹有忤於貴臣道未行於明主以長沙下國同賈誼
之謫居六安遠郡無桓譚之不樂嘗以爲仁不異遠必敷
政以愛人窮當益堅已坦懷而樂地屬府庭閒暇江浦清
明南土陽和覺寒氛之向盡東郊候暖愛春色之先來於
是命輕舸以乘流趣高臺而降望越荒堞披古道躋隱嶙
而三休俯芊綿而四極其遠則烟連墟井指甌窰以南馳
雲合山川距荆吳而北走其近則溪谿見底鱗介之所出
沒喬林夾岸羽毛之所翱翔悠哉薛公無不寄也意神奇

之可接陟彼峻隅想風景之不殊翦爲茂草司馬公又以爲峴山故事感羊祜以興言湘水遺風懷屈原而可作況登高能賦得無述焉某實小人受教君子雖羲之樂會稽之士自與許詢而仲舉禮豫章之人復招徐孺是日也羣英在焉猥惟陋才忝陪下列祇命爲序請各言詩

餞宋司馬序

宋司馬才通命塞雲翼泥蟠蔡邕朔方不廢琴書之業賈誼宣室欲言鬼神之事旣而出宿南浦與鴻鴈而同歸追餞北梁對江山而不樂是日渚雲欲霽林鳥將春惜時物

之方華重情人之自遠羣公有感中座無歡他日清風自
當元度之夕茲辰零雨得無子荆之訊遂相與援翰賦詩
贈行

送幽州王長史赴軍序

漁陽我之巨鎮也慎選軍佐敷求國良以王公能有命汝
往底其耕戰之事介於將吏之間則已聲藉天庭氣雄遼
碣鷹揚有日馬首欲東自名卿大夫與時髦懿士莫不激
其節而重其邁結軫連袂攜壺抱琴留飲極於郊歧望美
延於朔裔者不可勝數仲月暄矣陽時賁若植物之發芳

香行人之感意氣不曰羣萃豈懷安於鹿豕不曰垂堂已
載馳於原隰孰不知西笑之美況伊歲華東征之勤兼彼
戎旅蓋樂不遑舍君人之所難義不顧私志士之爲用今
之作者聞而休之各賦詩一章以志其善也

韋司馬別業集序

杜城南曲斯近郊之美者也背原面川前峙太一清渠修
竹左並宜春山靄下連谿氣中絕此皆韋公之有也余固
已聞之開元歲夏四月猥忝散職居多放情跂彼一行無
怠於夙尚時其七召果獲於前期廼與起居舍人蔡公萬

年主簿韓公惠而得朋欣然命駕韋公方拭席見待羞以
藥物之滋倚琴相歡雜以嘯歌之韻清言移景閒步周林
翻飛自情俯仰爲得斯亦吾儕之樂事幸可而同也扶陽
餘慶磻溪古迹樹留梓漆器用天成庭漸芝蘭馨香世襲
斯乃韋氏之懿業是所爲異焉而韋公尚其同之樂忘其
異之貴均林棲於服冕齊鼎食於榮枯彼未可量吾見其
大迹繼前軌將爲龍以爲光道包遠圖豈一邱而一壑二
三君子相與志之云

別韋侍御使蜀序

予之友曰韋侯始以才進中而遇坎自廷尉評爲益州刺史行欲美也玉映而山輝善無小也鶴鳴而天聽俄自謫宦假其察視奮飛泥蟠皇華原隰爲持斧之吏受負弩之禮非其明義清節高邁卓絕時輩所美朝議推多亦焉得利其往蹇而振其廢滯而今而後予有以見舉德之輜爲神之介雖不本於利而終享其實者有矣夫火中暑徂使車云邁心同道合旨酒有踐或席次林園或觴臨郊岐風流相從日夕以繼者於若人如此其厚也僉以爲無欲而自致韋子之謂道有善而不揚友朋之爲過然則今之所

至莫近於詩盡賦一章以美吾友故有斯作也

獅子贊序

夫德之所感者淡物之所懷者遠中國有聖占候而自來
四夷不王征伐而難致故絕域有來貢沒羽諸侯有不入
苞茅舉其大凡不在遐邇頃有至自南海厥繇西域獻其
方物而獅子在焉爾雅所謂狻麈如虬貓食虎豹今之所
見信然絕猛者也其天骨雄詭材力傑異得金精之剛爲
毛羣之特伋立不動而九牛相去眈視且瞋則百獸皆伏
所以肉視犀象孩撫熊羆其餘瑣細不置牙齒我天子示

柔遠之義國無不庭有伏猛之威物無難制故其受羈絏
伏閑阜馴而爲用鋒其可當然吾君所存義不謂此蓋蠻
夷君長歲時貢獻或殊璫絕寶實於內府或異獸奇禽擾
於外囿皆其覲禮若中國之贄幣所不辭讓明異方之臣
妾此則非有利物之心充耳目之翫好以爲懷柔之道示
天地之含容不其然歟固無德而稱也義異葵犬豈勞召
公之訓美同赤豹何關韓侯之詩凡我侍臣爲之贊云

鷹鵠圖贊序

鳥之鷙者曰鷹曰鵠鷹也者名揚於尚父義見於詩鵠也

者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豈昔之多識物亦有遺將今而
嘉生材無不出爲所呼之變與所記之不同者耶然於羽
族之中絕有豪傑之表氣感剛悍體侔銛鋒顧視之間偉
如也夫授以勁翮意不羣飛資其利背義在鮮食生有自
然之權用無可抑之勢古之言武士法吏齊名比義者以
其嚴若郅都飛若李廣委質於所事報功於所養不憚摧
翼以虧勇不立垂枝以屈節是鳥也向之擬議不亦宜乎
夫鸞與鳳將感於仁所不及也鷄與鶴猶較其德彼何有
焉況其餘雖飛雖鳴凡者怪者肉非登俎才非下韉威力

不敵羣噪無益然後知二禽之爲用眾鳥之絕倫者也故
君子韙其然工人圖其狀以象武備以彰才美雖未極其
天姿有以見其風骨矣昔支遁道林常養名馬自云重其
神駿斯圖也非彼人之徒歟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九十一目錄

新文藝出版社藏書

張九齡 九

開大庾嶺路記

聖應圖贊 并序

侍中兼吏部尚書裴公畫像贊 并序

宋使君寫真圖贊 并序

畫天尊像銘 并序

隴西縣君牛氏像龕碑

故襄州刺史靳公遺愛碑銘 并序

大唐故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贈太

子少保東海徐文公神道碑銘

并序

大唐金紫光祿大夫行侍中兼吏部尚書宏文館

學士贈太師正平忠獻公裴公碑銘

并序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九十一

張九齡

九

開大庾嶺路記

先天二載龍集癸丑我皇帝御宇之明年也理內及外窮幽極遠日月普燭舟車運行無不求其所寧易其所弊者也初嶺東廢路人苦峻極行逕竇緣數里重林之表飛梁磔巖千丈層崖之半顛躋用惕漸絕其元故以載則曾不容軌以運則負之以背而海外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

之求而越人綿力薄材夫負妻戴勞亦久矣不虞一朝而見恤者也不有聖政其何以臻茲乎開元四載冬十有一月俾使臣左拾遺內供奉張九齡飲冰矢懷執藝是度緣磴道披灌叢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險之故歲已農隙人斯子來役匪逾時成者不日則已坦坦而方五軌闐闐而走四通轉輸以之化勞高深爲之失險於是乎鑿耳貫胸之類殊瑛絕竇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寧與夫越裳白雉之時尉佗翠鳥之獻語重九譯數上千雙若斯而已哉凡趣徒役者聚而議曰慮始者功百而變常樂成者利十

而易業一隅何幸二者盡就況啓而未通通而未有斯事之盛皆我國家元澤寢遠絕垠胥洎古所不載寧可默而無述也盍刊石立紀以貽來裔是以追之琢之樹之不朽

聖應圖贊

并序

臣聞啓聖者天也宜有以覺悟受命者聖也必有以明徵故神不言而可知時將至而先兆當陛下龍潛上黨也或託類於雲物或效靈於卜筮意者天之丁寧垂象唯恐後時又以潞水之泓潏山鹿之捷走馳騎是獲厲流不濡非力所能以明或躍乾之上體時在九四神道幽贊聖期密

邇自後而占何著明其若此蓋天福海內地降聖跡以瑞
非常之后以決如神之策至於再三明必信耳有郡掾崔
弼時其從行見龍騎先馳謂河流可涉亦旣數步遽已滅
頂不沈也安足以驗飛無凡也於何以昭聖事來自久命
常維新臣不勝至願謹爲聖應圖遂獻贊曰
龍之或躍泉有何潑神亦成象化爲背禽凌厲是獲明命
則忱如彼從掾焉能不沈

侍中兼吏部尚書裴公畫像贊

并序

元聖有作大賢將其命良弼有二侍中是其一所從龍虎

實感風雲我之裴公道與上合義演體國策在忠主亦旣
致於堯舜不惟比於管樂至於執人柄振天綱丹青帝圖
金玉王度雖古之作合謂之有開未始聞也夫事可法道
可度威可畏儀可象赫喧中來精英外發故工繪其事所
以見盛德之形容士頌其功所以知和氣之導達五事曰
貌一以作恭七聲成文六乃爲頌俾凡今之人邑斯而覩
與聽之而知理水有方折辨和氏之價焉山爲具瞻表師
尹之重焉贊曰

赫喧人望時爲國紀偉量川渟高標嶽峙磊落成節精明

入理倬哉輔臣式是多士丹青炳發儼如至止

宋使君寫真圖贊

并序

夫形者神明之表而動用之應也察之苟至則珠玉雖蘊
光輝必兆於山泉而睂睫可知賢達亦徵於骨象如宋公
之天姿森挺人望儼然一覩清揚不俟深鑒是猶雞羣見
鶴象齒非牛居然有差此其殊特者也聲聞如彼風格又
爾寧有陳平之美更虞子羽失之耶雖妄庸之目素非知
公者偶見斯狀亦已明其瑰異焉初公舉茂才歷長安尉
三爲御史再入尚書郎色莊以立朝則百僚所憚言揚於

伏奏則三臺爲表而竟以出守俄復從邊其故何哉由抗
直之爲患也然公處屯而必行其道居陋而不改其度能
貞其節可謂君子哉才爲國而生命有時而泰彼宋公修
志以俟也其復可立而須焉時其族兄曰之望者亦賈生
之謫居有顧君之畫絕偉公之貌作爲是圖意得神傳筆
精形似因命僕爲贊其詞云

宋公卓犖體標山嶽匪石不移如玉斯琢被服忠信規模
禮樂望之儼然允謂高邈

畫天尊像銘

并序

畫天尊像者贈吏部侍郎武功蘇公夫人崔氏爲公卒哭之所作也蘇公有重名於時未大用而卒遭命不遂當代所悲況作嬪於公鞠凶在疚援詩以誓其節執禮而哭於晝哀而能感感而能通極希微而不見中恍惚其如在於是欲介景福將祈太清因心寓象命工設色飾金闕圖玉皇元天不遠真官在列飄若靈氣爛其神光彼昭厥誠允速其應斯所謂元鑒無昧當受謁帝之符幽魂有憑必署昇仙之籙此固崔氏之至願也有足悲者不其猗歟銘曰至哉天京災劫不及上有靈府聖真所集彼美孟姜聞斯

洞彰仙道貴度我君則亡猗歟我君蔚爲人傑命屈金鉉
神傳王訣遊魂大素介福上清式圖元象永觀厥成

隴西縣君牛氏像龕碑

粵若稽古有釋迦如來示滅雙林常在三闕二字能闕七字權

多所康濟天水趙氏之七子者若人有闕一字極闕八字先妣

作禮導師心不可以卽空事不可闕七字慈作爲應身生未

悟之闕一字夫如此求者可不闕九字鑿巖因禹不必闕一字須

達之園擺指非倖安在闕九字搏翠壁而上闕一字攻香龕以

洞啓通龔密石見闕九字湛然不動復次隋所圖擬殫其闕一字

字

異寂

闕十

月貞孟陬則

闕三

天

闕一

之建正是如來

闕十

字

雖古之介福未始臻于

闕二

惟夫人姓牛

闕十

寇牛父

厥後有晉將軍

闕一

金金十一

闕十

卽夫人烈考也始

闕三

字

趙

闕七

次曰

闕六

貞曰頤貞曰彙貞

闕九

厯

闕一

交汾

陰

闕五

監察御史未

闕一

屬

闕三

河

闕五

于

闕一

吏公之

懿親

闕三

不調終於檀州錄

闕二

軍事夫人

闕三

直而敏

喜愠如一道心

闕一

然內訓垂裕初府君之沒也長子方

冠少男未髻趙

闕五

以禮蘭王竝秀

闕七

在堂已六子從

政

闕三

而不遠

闕二

風樹忽驚

闕十

載宏

闕八

豈其

闕一

爾下興佛是闕一字

故襄州刺史靳公遺愛碑銘

并序

江漢閒州以十數而襄陽爲大舊多三輔之豪今則一都之會故在晉稱南雍在楚爲北津厥絲吮雜亦云難理而前此領郡鮮能安人或寬或猛或拘或抗跡多弗類俗亦弗寧是以天子念與我之理而公受煩卿之寄矣公名恆字子濟其先某人也祖帥幽州長史父禮庭奉天討監察御史世不苟合義在難進雖無充量之位而有積善之烈矣公性持重有器望卽溫而厲居敬而簡度量可以軌物

德義可以服人而先王遺言率由好學君子行道必本忠恕浚源水潔厲翼雲翔故一舉爲拾遺已有遠致三入爲御史侃然正色當時知音謂且大用而尚書理本郎官選才亟踐諸曹克壓羣議及再典大郡遂佐益州攝御史丞都督西南軍事原軫超將豈惟上德翁歸中立實兼文武先是兵連蠻徼歲轉軍儲擾我公私費以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有以易之建大田於雲南罷饋糧於巴蜀向之踰重阻冒毒瘴負擔以踣斃垂耳於剽掠者每十有五六及公底績盡境賴全至於是邦也政實有素今也惟行不違

其方以索其極莫不教之誨之優之柔之從者善之否則
威之先德後刑端本肇末物知所勸事則有經率訓者眾
多變薄爲厚感惠者淡遠旣和且均夫然後人斯恥格庭
少諍訟參佐閒拱屬城晏如其始也一年而政成其終也
三年而頌興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開元十二年以理
跡尤異廉使上達天子嘉之稍遷陝州刺史暨解印去郡
攀車盈途或願借無緣而人吏遮道或瞻望弗及而老幼
啼呼如是者五里已終朝十日乃出界而皆有言曰捨我
何之及聞公之喪哀可知矣市爲之罷春以之輟惠愛之

結濊古今之感一蓋爲仁由已而遺德在人者其若是乎
郡中士大夫與門生故吏聚族而議謨德是以刻石立紀
彼飼陽之陋墮淚成碑此峴山之績銘曰

英英靳公宣哲秉彛爲我髦士作人元龜倜儻大節磊落
瑰詞人亦有言天實資之御史直繩郎官高選動必兼遂
能皆再踐糾遏邦慝彌綸事典遂及我人化流樊沔激厲
素風抑揚善政約紀爲法急人所病物故推誠事匪怠敬
感被於下仁明在詠舉德不鮮涉道載濊穆然清風莫其
遺音繫公旣沒厥跡可尋勒石是圖以慰眎心

大唐故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贈太

子少保東海徐文公神道碑銘

并序

夫物之所宗也莫善乎德行道之以明也莫先乎文學人
倫以具體爲難世業以濟美爲貴有能兼之者其東海公
乎公諱堅字元固其先東海郟人永嘉之後仕業南國因
家吳興焉隋氏平陳徙族入雍今爲馮翊人也原其伯翳
平水土實佐文命偃王行仁義大啓徐方因國保姓克昌
厥後逮乎漢魏間出仁賢十二代祖晉江州刺史順德簡
侯寧至五代祖梁直閣將軍慈源侯整整生陳始安太守

綜綜生隋延州臨真令方貴方貴生唐果州刺史孝德孝
德生唐西臺舍人贈禮部尚書齊眡出入六朝載祀數百
文武冠冕存歿光靈訓子克家謀孫必復賢風儒行世有
其人公卽尚書府君之元子也生而濬發默識經藝粵自
童胤則善文言時先府君爲沛王侍讀公之岐嶷聲振平
臺王聞而延佇與之談議授簡能賦博奕惟賢門客府寮
深所厭服奄遭不造十四而孤祖母金城郡君姜太夫人
念其聰異誨以志學公遂刻勉詣心精微磅礴九流激昂
三變景倩幼露實賴愍孫令伯大成抑由祖母上元中遭

姜太夫人喪哀幾滅性制則從禮有感斯絕無聲常淚服
闕州辟秀才其年登科解巾補汾州參軍事部送邊糈至
於定襄軍使王本立素重公才署爲管記書奏謀算悉以
咨之坐耀鋒鋌未嘗肯綮尋而換雲陽尉萬年主簿親累
出爲楊府功曹振鱗將搏載躍京轂垂翼遠逝有聲東南
俄遷太子文學時祕閣羣籍大抵訛謬有敕召學士詳定
公實在焉爲之刊緝卷盈二萬時輩絕倒服其博達尋與
李嶠等撰三教珠英書成奏御拜司封員外尋加朝散大
夫卽拜郎中稍遷給事中以公代及文史詞不失舊雖居

瑣闥尚比纏牽遂除中書舍人君子曰舜之官人也二年
敕公修則天聖后實錄及文集等絕筆中宗嘉之璽書敦
慰賜爵慈源縣子資物五百段旌良史也遷刑部侍郎加
秩銀青光祿大夫轉禮部侍郎兼判戶部公久踐朝廷累
登省閣舊章必練卽事無疑雅不煩文深得大體雲臺高
議以此歸之進封縣伯食邑五百戶兼昭文館學士受詔
與天竺僧菩提流志譯寶積經及柳沖等同修姓氏系錄
三教寶真萬族有倫亟見成矣太平公主內秉國權駙馬
武攸暨外收人望命公至第拒而不行惡夫佞也景雲初

今上夷亂主鬯東朝宮相四員時難其選二以宰臣兼領
一則天子故人任良兩宮實在公矣遂除右庶子兼崇文
館學士修史如故進爵東海郡公食邑二千戶遷右散騎
常侍以本官兼黃門侍郎尋而卽眞祿賜同三品爵崇五
等道茂兩宮利君謀身舉代皆譽又以刪定格令承恩進
爵二等公請迴授叔父齊莊帝用懷之遂封齊莊爲長城
縣子天下義士莫不激昂焉侍中岑義公之姻婭與其聯
事激自危懼求典閒司以遠祗悔遂改太子詹事追義禍
敗地絕嫌疑先是不交定王及此不昵岑氏見炎莫附思

患預防信達人也復以親累出爲絳州歷永新隸衢四郡山川分位楚夏異齊公政不易宜教以因俗德化歸厚人共由之開元中會同京師遷祕書監無何轉國子祭酒皇帝稽古崇訓開堂集儒以公才學元長命登首席遂令集賢殿修撰又除右常侍以公爲學士副丞相燕公知院事綢繆顧問日月獻納恩渥尤及少有其比上將柴於岱宗詔公草其儀注定禋祀之位廣配類之儀博文約禮或公或革言出而人伏事立而天從時議遠矣及禮畢承恩特加光祿大夫時置十銓公在分掌程不愆素且無遺才公

既贊相謨猶從容諷議大鍾必諫溫樹不言啓沃盡規實
致君於堯舜死生有命空比德於老彭享年若干以開元
十七年龍集己巳五月丁酉薨於長安頒政里之私第聖
人震悼君子稱嗟翌日有詔褒贈太子少保贈物若干段
粟若干石特遣中使內侍伊鳳祥弔祭而別賜布帛若干
端匹俾鴻臚少卿元復監護葬事官給鼓吹儀仗太常考
行曰文君子曰仁而愛人敏而好學家有榮業紹其弓冶
國有大事修其典章謚之曰文不亦宜乎其年冬甲子與
夫人故南陽郡夫人合葬於萬年縣之少陵原先塋禮也

公寬裕有禮溫良能斷智出於象外樞得其環中行之積也厚名之立也大故起自黃綬累踐赤墀五省推高連州得最事將時並位與才偕莫之天閼也至於升堂入室揆微覩奧動有禮樂之運言有雅頌之聲是惟無作作則萬物和而八音備矣蓋嘗注史記修晉書續文選大隱傳及有文集三十卷皆資於故實博於遺訓古今通變河漢共高或藏名山或升天府疊疊然各得其所嗚呼文仲歿而其言立子產終而遺愛存公則備焉宜受戢穀保艾厥後代代守之有子曰峻嶠魄等才以雅著孝以特聞學茂高

曾之科旨詞雄祖考之風格備歷清貫皆立能名三賢德
聲方賈氏無愧累葉儒訓與班門孰多咸瞿瞿如皇皇如
昊天不追終身積痛求舊撰實勒諸墳道僕從述者之後
敬而伸之乃爲銘曰

舜命益虞疇功帝俞偃行文教代集通儒光華鼎閥出入
秦吳門多長者君其最乎其一曾是好學果行洵美日就鱗

成風積鵬起黃綬覆簣朱門方軌官籍正人朝稱良史其二

三入承明五遷外郡道有出處心齊喜愠帝思啓沃國尚

師訓屢獻箴規偏承顧問其三居常有異博而無惑綿蕝孫

通銓衡叔則爲龜爲鏡立言立德胡不愍遺左右王國

其四

悼興冤旒哀結衣簪官供羽仗士惜人琴已矣終古平生

德音松枝掛劍碑字生金

其五

大唐金紫光祿大夫行侍中兼吏部尚書宏文館

學士贈太師正平忠獻公裴公碑銘

并序

夫道遵常習故蓋人拘於凡也得精亡麤是天縱於聖也
方聖上之拔太師也豈藉譽於朝廷哉徑取才於無跡懸
收功於未朕而終致大用克成休烈使祖虛名者見西子
而憎貌工橫議者聞魯連而杜口乃知古謂則哲惟帝其

難今之得人遇聖爲易能允明主之鑒不負眞賢之實者
其在正平忠獻公乎公諱光庭字連城河東聞喜人也伯
翳之後與秦同姓始封於裴因邑命氏在魏晉之際爲人
物之傑與瑯琊王氏相敵時人謂之八裴八王自茲厥後
奕代更盛大王父定高周大將軍馮翊太守瑯琊公大父
仁此處基字
避元宗諱隋光祿大夫追贈持節原州都督天之旣厭
隋德矣見危致命不亦難乎諡之曰忠春秋之義也父行
儉禮部尚書兼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聞喜縣公贈太尉時
或有奸王命矣禁暴安人不謂重乎諡之曰憲尊名之典

也公卽太尉公次子降神元和含光不耀越在初歲已有
老成雖遠大是圖而近識莫悟學拔帝載何事小名業綜
人倫豈矜一善弱歲居太尉憲公喪幼以孝聞尋補宏文
館學士神龍初明經擢第授家令寺丞轉太常丞加朝散
大夫景龍中以親累外轉尋入爲陝王友改右衛郎將丁
晉國太夫人憂柴毀骨立殆至滅性服免起爲貝州別駕
未之就也復除右衛郎居無何遷率府中郎嗟乎有其道
而無其用不可行也得其時而不得其志亦不可行也公
負經綸之器韜王霸之略自委泊外臺棲遲下位出入從

事十數年間坦然而自若者何哉蓋知才有所必伸命有所必與非苟而已開元中聖上思光祿之休烈嘉太尉之元勲是必象賢其將大受特拜司門郎中轉兵部仙臺之文始應列宿鴻漸之羽可用爲儀遷鴻臚少卿以觀其能也是歲天子有事於岱宗諸侯會朝於行在執籩豆者不限於中外獻璣璫者亦勤於駿奔莫不來享無有遠近而執政者以公代曉邊事職在行人且曰夷狄豺狼黷盟阻德我今有事戎或生心我張吾師有備無患若何公曰不可夫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觀兵者所以威逆命也云亭

苗扈非一時之事也受脤執燔非三代之禮也天方佑我
光啓舊服憬彼獯鬻能達天乎無庸勦人可以謀告從之
秋九月突厥果使其相執失頡利發與其介阿史德曠泥
熟來朝公之謀也東封還遷兵部侍郎圻父之職夏卿之
亞存而舉者悉以咨之公於是考遺訓補缺典飾蒐苗獮
狩之禮詳施稅簡稽之賦頒九畿之政設九伐之刑以練
國容以精軍實邊鄙不聳帝用嘉之旣而拜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王言其出濡乎人有歸也
天憲惟明肅乎人知禁也尋加銀青光祿大夫換黃門侍

郎俄遷侍中兼吏部尚書宏文館學士總百揆之樞轄酌
九流之淵奧叶文軌之殷度人神之和木火象鼎其惟實
餽山川出雲用作霖雨時哉之會無得稱焉先是大化之
行務以元默遵夫簡易舊章在而不議吏道雜以多端公
於是求革故之實契隨時之義作執秩以平之設循資以
定之謹權衡以選之考殿最以參之姦回無所措其邪嚙
嗜不能介其量多士動色羣方改瞻仰之者邈乎如山窺
之者間不容髮或曰執事無乃惠歟公曰大命敢不敬歟
若然方將致六符於泰階驅百姓於仁壽豈直睥睨先世

紛綸近古汨而隨流守而勿失云爾哉二十年冬上幸河東祠后土命公兼左軍師禮畢賜爵正平男加光祿大夫抑人有言曰樹德莫如滋積仁莫如重則臧僖之慶有後於魯樂武之德未絕於人宣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也公嘗讀易至益之屯與升之漸迺喟然嘆曰物惡有滿而不溢高而不危者哉旣而居不崇侈動不踰法雖百乘之家萬夫之長沖如也謂日用不知存諸方冊何天年未永瘳此台臣二十有一年春三月癸卯遘疾薨於京師平康里之私第春秋五十八朝廷哀傷冤旒震悼制戶部尚書杜

遲卽殯弔祭賻物五百段粟五百石喪事優厚官供輟朝

三日丁未有詔贈太師謚曰忠獻使左庶子攝鴻臚寺卿

李

闕一字

監護喪事以某月日葬我忠獻公於聞喜之舊塋

禮也初知星者言上相有變良臣將歿謂請禳之公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可祝而來也論者多之以爲知命夫天下之達道有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忠孝仁安君忠也榮親孝也周物仁也此三者有一於身鮮矣而公實兼之且媚於人者必好其威福賢於事者必羞其謗政公知其然則以直道匪躬之故忠莫厚矣禮爲人子春秋以致享義於

人臣夙夜以從命公知其然則以時告如在之敬孝莫重
焉夫以衡石之任陶鈞之力莫不責成於下吏求備於一
人以故舞文雷同疑獄歲構恬而不改浸以成風公知其
然則以信察御物之惠仁莫加焉其行已奉公皆此類也
嘗所著述率於箴規以爲惇敘九族本枝百代王者之盛
也而義不可以無訓作瑤山往記維城前軌以諷之微而
彰志而晦聖人之舉也道不可以虛行作續春秋自戰國
迄於周隋以統之臣子之義也天人之際備矣非洽聞通
理其孰能與於此乎宜其存無幸人歿有遺愛嗣子稹京

兆府司錄事參軍孝實克家動必中禮丕承後命紆天鑒而增華敢跡前修琢豐碑而不朽銘曰

益作舜虞鍼分晉土慶流八族德盛三祖瑯琊象賢懷文佩武光祿忠烈殺身報主尚書出將恢我王略文教內敷武功外鑠緇衣之敝惟公繼作用晦而明處豐思約鴻臚好謀夏卿稱職代天流化佐皇立極納於憲府好是正直乃宅冢司謀猷允塞盡瘁事國夙夜在公居無闕政歿有餘忠天子命我頌德銘功日月有旣今聞無窮